蜀山劍俠傳/0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九回　一心向道 軟語勸檀郎　拔地移山 驅神通古洞

下一回▶

白、戴兩人忙吩咐收拾潔淨房子，與遠來諸位道長安歇。湘英、雲鳳便在私下求文琪、輕雲兩位俠女轉求玉清大師收在門下。大師笑道：「她二人資質倒是不差。我收了一個張瑤青，怕恩師見怪，擔了好久的心，並沒有正式地承認。幸蒙恩師允准，收了下來。我不比別位，不會端出老師的架子，祇這一個還不知如何教法，又叫我收第二個，我實實不敢從命。我看我師姊素因同師妹齊霞兒俱沒收徒弟，我一個人倒僭了先，於心不安。我意欲等事完以後，將戴姑娘介紹到大師姊門下，收與不收，那是她的緣分。如蒙收下，豈不是比我又強多了？至於淩姑娘，本是仙人的血統，追雲叟白老前輩的曾外孫女，她又那麼好的資質，我想白老前輩看在仙去師伯母分上，總不能不給她想法吧？」文琪、輕雲代求了幾次，玉清大師執意不收，祇得照實覆了湘英、雲鳳。湘英見玉清大師肯給她轉介到素因大師門下，知道仙人不會說誑話，祇恐與素因大師無緣，又是愁，又是喜。背地又私自親求玉清大師，事完之後務必將她帶走。她的意思，是賴定了玉清大師，不管是誰也罷，倘若素因大師一定不收，仍可死跟定玉清大師不走開，無論如何艱難辛苦，好歹死活也要將劍術學成。玉清大師人本和善，被她苦求，也就答應。湘英自是心安理泰。惟獨雲鳳爲人外和內剛，性極孤傲，見大師那等似拒絕不拒絕的說法，疑心自己資質不夠，沒有仙緣，十分氣苦。也背地去求了幾次，被大師婉言拒絕，祇說她目前塵緣未斷，日後所遇仙緣，成就在湘英之上。雲鳳不得要領，不由暗怪爹爹不該早早給她配親。如果自己早知塵世上還有劍仙，嫁人作甚？越想越悔，對允中也淡漠起來。到了夜

深人靜，便去焚香，對曾祖姑淩雪鴻祝告，求她默佑早遇仙緣。

到了初二晚半天，雲鳳從後園走出，路遇俞允中，便將他喚住道：「你同我到僻靜處，我有要緊話和你說。」允中對這位未過門的愛妻真是愛敬而忘死，時常想到初三一過，好歹擇日定婚，早成美眷。忽聽雲鳳卻背人和他說體己話，樂得心花怒放，便跟她走到一座山石後面無人之處。雲鳳尋了一塊石頭坐下。允中站在旁邊，正待用耳恭聽，雲鳳忽然臉上一紅，朝他笑道：「你也坐下。」說時似有意似無意地朝自己坐的石頭上一指。允中聞言，受寵若驚地挨着坐了下來。雲鳳微微將身往旁一偏。允中初近香澤，雖在平時老成，也不禁心旌搖搖，趁勢拉過雲鳳一隻纖手。雲鳳由他撫弄，毫沒有一絲扭捏。允中從夕陽返照下，看見身旁坐着的玉人真是容光照人，嬌豔欲滴。不禁神醉心飛，兩隻眼睛注在雲鳳臉上，握住她的玉手，祇管輕輕握攏，不發一言。半晌，雲鳳笑道：「你看我好看不？」允中道：「妹妹，你真好極了。」雲鳳又道：「你愛我不愛？」允中道：「我愛極了。」雲鳳忽然正色道：「我老了呢？」允中道：「你老，我不是也老了麼？以我兩人情好，恨不能生生世世永爲夫婦，彼此情感自然與日俱增，老而彌篤。人誰不老？老又何妨？」雲鳳冷笑道：「假使真能如你所說，你我到老非常恩愛，誠然是不錯的了。可是萬一中道出了阻力，或者遇着甚麼外來的災禍，要將我兩人拆散，你便怎樣？」允中道：「我與妹妹生同室，死同穴。譬如遇着天災，壽限已盡，非人力所能挽回，自不必說。要是無端遇見外人的欺侮，憑我兩人這一身本領，還怕他何來？」雲鳳道：「哼！漫說你的那一點本領，連我也不行。就拿這一次同陳圩結怨說，如不是白、戴諸位相助，我們還不知能否保全性命。如今又加上呂村助紂爲虐，兩下勝負還難判定。就算這一次得了各位前輩劍仙相助，佔得上風，但冤仇一結，彼此循環報復，再照樣來一回。各位劍仙前輩不能永遠跟着保護我們，一旦狹路相逢，敵又敵不過，跑又跑不脫，那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如何是好？」允中道：「萬一日後再遇此事，妹妹要喫了人家的虧苦，我拼着性命不要，也要同他們分個死活，不濟則以死繼之。」雲鳳道：「拼死有甚麼用？如此說法，不要說生生世世永爲夫婦，連今生都難白頭偕老了。」允中道：「依你說該怎麼樣？」雲鳳道：「我從前何嘗不自負本領高強，說也可憐，直到日前見新來的幾位俠女，纔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原來劍仙也是人做的。你真沒志氣，眼前有許多劍仙俠客在此，不去設法求教，一心祇圖眼前的安逸快樂。等到良機錯過，再遇仇人報復，那時後悔就來不及了。我今日找你來作密談，就爲湘英妹子已得玉清大師允許介紹到素因大師門下，我也求了幾回，大師祇用言語支吾。我想事在人爲，心堅石也穿，大師那人又極好說話。我打算趁此良機，不管大師願意不願意，等事完以後，死活跟定大師，求她攜帶攜帶。雖然說不得同你暫時分別，卻是去謀那百年長久之計。你也去苦求佟老劍仙收歸門下。萬一不成，你替我奉養老父，我學成以後，再來傳授給你。

不但日後不怕人欺負，說不定還許遇着仙緣，長生不老，豈不勝如人世的暫時歡娛麼？你是個明白人，你也知道我的脾氣，主意已定，可不許你事前告訴爹爹。如若走漏消息，這輩子休想我再理你。」一路說着，站起身來就走。允中忙喊：「妹妹慢走，還有話說。」雲鳳已走遠了。

其實允中何嘗沒有上進之心，當佟元奇來時，便託黃、趙二人代他懇求收入門下。佟元奇祇笑說：「他自有他的安排，何須找我？」允中家道殷富，眼前又守着一個美麗英武的嬌妻就要過門，起初原有點見獵心喜。及至見求了兩次不得要領，也就願學鴛鴦不羨仙了。後來聽淩操說雲鳳、湘英要拜玉清大師，嚇了一跳，忙託淩操勸阻，自己時時刻刻都在留神打聽。幸而玉清大師不肯替雲鳳設法，纔得放心。知道雲鳳性傲，怕羞了她，見面時裝作不知，從不談起。今日見雲鳳約他到無人之處密談，滿擬是一半天事情解決，和他商量新婚佈置，說幾句體己話兒。不想雲鳳說了一大篇道理，還是書歸正傳，要和他暫時分別個三年五載，去從玉清大師學道。好似兜頭一盆冷水，直涼到腳底心。知道雲鳳主意已定，決難挽回，又不敢徑去告訴淩操，惹翻了她更不好辦。眼看本月佳期又成空想，如何不急？越想越煩，垂頭喪氣回到前廳。因爲明晨便是初三，除有一二人在外巡守外，餘人俱在廳中敘談。

允中坐定後祇管沉思，幾番看見雲鳳和湘英以及四位俠女談談說說，十分熱鬧，連正眼也不看他，越加心中難受。允中離玉清大師坐得最近，忽見玉清大師對他微笑點了點頭，允中心中一動。暗想：「我的心事莫非已被她看出？何不將計就計，明日示意求她不要將雲鳳帶走？劍仙來去無蹤，她如決心不帶，雲鳳想走也是不行。」正要心中商量明日如何措詞，忽聽玉清大師笑對佟元奇道：「想是貴派當興，這兩年晚輩所遇見的青年男女，大部宿根甚厚。有的雖不免暫時爲世情牽累，結果仍是不久歸還本來，真是奇事。」佟元奇道：「一二日內此地事了，聽說大師還帶一二位同行，可有此事？」大師道：「晚輩道淺德薄，蒙家恩師不加愆罪，收了一個張瑤青，已覺過分，何敢多收弟子？因見戴、淩兩位姑娘根基甚厚，淩姑娘是白老前輩的內侄曾孫女，自有她的仙緣，不容晚輩越俎；戴姑娘向道真誠，志行高潔，託了晚輩多次，素因大師姊皈依恩師座下多年，道行勝出晚輩十倍，尚無弟子，意欲等事完之後，將她帶到大師姊那裏，求她收歸門下。前輩以爲然否？」佟元奇道：「我誤收了一個羅九，累我費了若干手腳，貽羞門戶，異日掌教師兄難免見罪。本不想再收弟子，一則張琪心地根基大至還非不可造就，二則又是優曇大師的介紹，不容不收。我此後抱定寧缺毋濫，不敢隨便收徒了。」

允中聽了，知道玉清大師言中之意並沒有答應將雲鳳帶走，稍放寬心。不過玉清大師說

她別有仙緣，想必是推託之言，即有也在日後。且不去管它，祇等事情一完，立刻催促老岳父辦喜事，那時夫妻恩愛，再要生男育女，她就想走也不行了。想到這裏，不禁愁懷頓解，喜形於色。雲鳳何等聰明，聽玉清大師之言，好似指出她心事，表示拒絕，又愁又急。適纔偷見允中發愁，這會兒又見他轉愁爲喜，暗恨他幸災樂禍，不由心頭火起。暗想：「你不願走，我偏走給你看！」生怕玉清大師不允，劍仙飛行絕迹，跟蹤不上，那時白丟人，還是學不成劍。還想等到夜深人靜，再向玉清大師苦求，以死相要。心雖如此，臉上卻不露出絲毫痕跡，仍和諸俠女談笑自如。這且不言。

白琦見明日便是雙方生死關頭，佈置一切非常嚴整。親自跑到廣場上巡看數次，覺着滿意。晚飯後，纔請佟元奇、玉清大師、鐵蓑道人主持一切。佟元奇輩分最高，也不再客氣了，居中坐下。玉清大師與鐵蓑道人分坐兩旁。其餘各人也都依次就座。佟元奇道：「此番呂村既請有能人到來，定要變更其原來計劃，明張旗鼓而來。他既如此，我們也無須藏頭露尾。屆時仍由白、戴二位莊主爲首迎接，我等隨後，請他們入席，以盡地主之誼。以後由貧道向法元答話，與你們兩下排解。倘若言語失和，我便提議：凡是雙方約請來的人俱至廣場，分坐兩旁蓆棚。陳圩、戴家場兩方主體人先行登臺，一個對一個，用打擂的方式解決兩家曲直。如果各方請來旁觀的人不服，再行各按本領深淺交手。另外派下數十名村壯預備藤蘿等物，擡護受傷的人。我們須要認清敵人。除那山人姚開江由玉清大師對付外，我專對付法元，鐵蓑道友專對付那郭雲璞。除這三個比較高明的異派，其餘便由小一輩弟兄對付足矣。」

分配既定，佟元奇請鐵蓑道人去至呂村探看虛實。鐵蓑道人去了約有個把時辰，業已會見魏青，探看清楚，回來報道：「姚開江同多臂熊毛太業已到了呂村，還請來了許多黨羽，內中有成都慈雲寺漏網的三眼紅蜆薛蟒、九尾天狐柳燕娘、霹靂手尉遲元等。其餘盡是呂憲明、羅九舊日江湖上的黨羽，雖有幾個武功甚高之人，俱都不會劍術。現在有好些人俱要拜在法元門下學習劍術，聽說法元是一律收容，來者不拒。他們準備明日破了此地，便舉行拜師之禮，由毛太送回五臺山去。法元再到黃山五雲步尋許飛娘，會商報仇之計。」佟元奇哈哈笑道：「在成都比劍之後，掌教師兄傳諭說，門下弟子此後俱應分途勤修外功。那一夥爲害人間的淫賊巨盜，正沒處去細搜他們，難得就此機會他們自投羅網，再妙不過。不過明日交手，一定死人甚多。胡奴手下的官府平日不會化民勸善，遇到兩村械鬥，事前裝聾作啞，決不先爲曉諭排解，化干戈爲祥和；一旦鬧出事來，死傷多人，兩家興訟，牽累上百十家人破產打官司。我們如果事先沒有準主意，明日雖然大獲全勝，戴家場仍是脫不了干係。最好請大家注意，如遇呂村、陳圩帶來的本鄉本土人氏，除主惡外祇可生擒，不可傷害，以免日後涉訟。事完以後，再留一二位同道在

此暫住些時，倘若興訟，便去警告官府，省得牽累良善。事前再雙方約定，自事自了，決不動官。好在這裏僻處深山，如果當事人不去控告，官府不易知道，縱有耳聞，無人出頭也就罷了。」這一番話，大家都非常佩服佟元奇老謀遠慮。

到了三更向盡，忽然前面望樓上號燈招展，鑼聲大震。白琦大喫一驚，疑是呂村不守信義，黑夜偷襲戴家場。但是敵人有好些俱會劍術，爲何公然由正面谷口進入？一面下令準備，自己約了玄極、心源，飛身出去觀看動靜。等到會見來人，纔知俱是自己的好友和同門師兄弟等，連忙接了進來，與衆人相見。原來日前白琦到了善化去尋羅新不在，祇見着羅新的弟子楚鳴球。等了幾日，不見羅新迴轉，便託楚鳴球等羅新回來轉告，自己仍回戴家場等候。白琦走後，楚鳴球非常替他擔心，自己因奉師命不能走開。正在爲難，忽然日前來了羅、白二人的好友、湘江五俠中的虞舜農，楚鳴球便把白琦之事相告。虞舜農聞言動了義憤，趕回湘潭，把湘江五俠中的黃人瑜、黃人龍、木雞、林秋水約齊，還約了善化關帝廟岳大鵬，俱是有名的俠士，連夜趕到戴家場。谷口防守的人見來人步履如飛，形迹可疑，展起號燈，纔引起這場誤會。戴家場憑空又添了幾位俠士，越加安心靜等明日交手。不提。

到了初三早起，大家一齊聚集前廳。各人按照佟元奇分配的職守位置，自去依言行事。祇剩下白琦、戴衡玉、許超、心源、玄極以及玉清大師、鐵蓑道人、萬里飛虹佟元奇三位劍仙在前廳靜候。湘江五俠把守谷口。直到辰牌時分，不見敵人蹤影。衆人正在奇怪，忽聽轟隆一聲大震過去，外面好似地裂山崩，人聲嘈雜，響成一片。廳中八位劍俠急忙出看，祇見魚神洞那邊塵土飛揚，起有數十丈高下。村民惶惶，以爲大禍將至。白琦連忙下令傳諭衆人：此乃妖法，不能傷人，大家務要鎮定，不許自己驚惶。這些村民平昔都受過訓練，又早聽人說三位莊主請來了不少劍仙俠客爲他們幫忙。適纔以爲地震，纔個個驚惶。現在見莊主同了幾位劍仙出來，祇震了一聲立刻停止，以爲定是劍仙法力，又見白琦傳令，也都安心，不敢妄動了。玉清大師知是呂村來的妖人弄的玄虛，正待迎上前，忽見兩道劍光，文琪、輕雲兩俠女雙雙飛至，說道：「弟子等四人奉令空中巡守，適纔走至魚神洞那邊，忽見山崩地裂，一聲大震，壓在魚神洞上面的山峯憑空自起，把魚神洞頂搗去，將呂村故道打通，卻不見有人過來。現在何、崔兩位姊姊在彼防守，特來請示。」交代已畢，仍回原處防守去了。頃刻何玫又御劍飛報：「魚神洞舊道被呂村用妖法打通後，現由呂村那邊出現十二個披頭散髮奇形怪狀之人，各持長鏟掃帚，打掃洞中沙石，看上去蠻力很大。這邊的人同他答話，他們都好似目定口呆，祇顧慢慢平整洞路，不發一言。弟子等因遵法諭，未敢妄動，特來請示。」

佟元奇道：「知道了，爾等仍守原地，我們隨後就到。」何玫奉命去訖。佟元奇道：「敵人嫌正面路遠，故意用六丁開山之法打通魚神洞舊道，以爲先聲奪人之計。大師有何高見？」

玉清大師道：「據晚輩觀察，那十二個人必是呂村鄉民，受妖法支配，力大無窮。他們先用妖法將山路打通，卻故意驅使六丁附體，修平洞路。等到洞路修平，他們再好整以暇走將過來。這無非是山人妖術，存心炫人耳目。我們祇須裝作不知，迎上前去。待等他們走過那洞時，晚輩當略施當年小術，使其知所警戒。」佟元奇道：「大師昔年妙法通神，又從優曇大師尋求正道，佛力無邊，我們今日可得開眼界了。」玉清大師道：「旁門左道，爲了戴家場生靈，不得不重施故技，前輩太誇獎了。」

大家正在說話，輕雲又來飛報道：「那十二個怪人業已將山路修平，修離這邊洞口不遠，忽然隱形不見。對面尚無動靜，祇魚神洞旁山坡之下，有一穿得極破爛的花子在陽光底下捉蝨子。我們因見山崩洞裂沙石翻飛，他神態自如，有些奇怪。後來再去尋他，卻不見了。」佟元奇仍命輕雲回守原地。對玉清大師道：「看這情形，明明是敵人故弄玄虛來驚動我們，好迎上前去。他卻慢慢動身，讓我們久等，以便遂他輕視之心罷了。」玉清大師道：「這倒不消慮得。」說罷，掐指一算，然後說道：「今日乃是未日，山人按方向日干生克，要午時纔得動身。魚神洞有四位俠女在彼防守，相隔甚近，又曾再三叮囑小心應付，決無差錯。我們迎接太快，反招他輕視，疑我們慌了手腳。最好不去理他，算準時刻，連四俠女俱都召回。到了巳末午初，由白莊主一人前去迎接他們，晚輩在暗中跟隨，祇須如此如此便了。」於是將計謀略述一遍。

商量定後，白琦又陪着這幾位劍俠步至廣場看了一看。這廣場正對着戴家場大門，背後是一座大山峯，山峯兩旁又突出兩個小山峯，恰好將這一片廣場包圍。兩座蘆棚便搭在那兩座小山峯的半腰上，斜對着當中的擂臺。自從佟元奇、玉清大師先後到來，以前的佈置好些變更。改由兩座蓆棚下起步，在每個蓆棚前面二丈遠近，先埋下一根蓮花樁。這蓮花樁用薄木塊做成，形似蓮花，木板底下卻用一根細竹竿頂牢，插在土內。樁前四五尺遠近，用極細的黃沙堆成三四丈長、尖頂的沙堤。沙堤兩盡頭相對處相隔丈許，又有兩個蓮花樁分插在兩方沙堤之內。再由此折向擂臺方面，盡是鋒利無比的三尖兩刃刀，刃頭朝上，長短不一，排成各種式樣的道路，直達臺口。又有兩個蓮花樁，比先前兩個卻來得大些，竹竿也要細些。兩邊蓆棚相隔原不過十多丈，遙遙相對。離正面擂臺更近，纔祇六七丈遠。白琦成心要顯露他湘江派的絕頂武功，纔用這各種的佈置。雙方比武的人，各由擂臺縱到那隨風搖擺的蓮花樁上站定，遙向對面道一聲「請」。再由蓮花樁上

縱到那平整如削的沙堤上面。先不奔擂臺，各用登萍渡海草上飛的功夫，順着沙堤直奔兩棚相對的中心點，縱到兩個蓮花樁上。這時兩方相離不過丈許，可以在此各說幾句江湖上的交代。然後舉手再道一聲「請」，就在樁上站定，隨意使一個架勢。轉回身縱到那數丈長的刀堤上面，順着刀堤直奔擂臺，縱到第三個蓮花樁上，跳上離地四五丈的擂臺上交手。這三個蓮花樁一個比一個不同：頭一個插在土內，還稍結實；第二個插在沙內，跑在沙堤上面，原不準有腳印，再由沙上縱到蓮花樁上，豈不更難？末後刀堤倒還不大緊要，最難是由第三個蓮花樁上往臺上縱，非有絕頂輕身功夫，如何能辦得到？白琦同衆劍俠巡視一遍，覺着滿意。再看時光已交巳末，白琦這纔同了玉清大師，一明一暗往魚神洞口而去。

話說白琦別了諸位劍俠，整了整衣帶，獨自往魚神洞走去。剛離洞口不遠，便見輕雲、文琪兩俠女從空中飛至，見了白琦報道：「我四人因見魚神洞方面無甚動靜，遵了佟師叔法旨，暫時不曾在洞口露面，祇在空中來往巡守，直到這時仍無動靜。適纔玉清大師隱身先到，看了看形勢同起立的那座孤峯，叫我等對白莊主說知：少時如見敵人由洞中走來，上前迎接，須要故作不經意的神氣。等來人出了魚神洞約有半里之遙，然後再按照玉清大師所說做去便了。」白琦聞言，默記心頭。文琪、輕雲交代已畢，自去依照適纔佟元奇所說準備。不提。